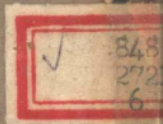


文 學 叢 刊

石 屏 隨 筆

羣 崇 繆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石屏隨筆

繆崇羣

筆隨屏石
作筆崇繆

人 行 發
文 吳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重慶民國路二十一號

成都陝西街一三八附五號
桂林東江路西一里六號

譯 文 叢 書
已 出 十 種

30a

死魂靈

魯迅譯

九五・〇〇

復活

三三

托爾司泰著
高植譯

二四〇〇

貴族之家

屠格涅夫著
麗尼譯

六三・〇〇

冰島漁夫

黎烈文譯

四五・五〇

煙

屠格涅夫著
陸蠡譯

五八・〇〇

父與子

屠格涅夫
巴金譯

七・〇〇

前

屠格涅夫著
麗尼譯

五九・〇〇

懸崖

岡察洛夫
李林譯

八九〇〇

羅

屠格涅夫著

四
六
〇
〇

處女地

屠格涅夫
巴金譯

即出

渝版題記

這本小書於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在上海出版，經過了種種周折，被帶到自
由中國的內地來的只有一本，而這「孤本」，也還是最近才由一位好友輾
轉地寄到我的手中。

我意外驚喜地而異常欣慰地重見到他——他的歷程或者是比筆者富於更
多的勇往的步武，他的面目也正如筆者更率直地還留著故態能立人，對惡
對於自己的習作，我從無「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的那種癖性。這本小
書，在過去的五六冊的散文中，自然已非一個獨子，但是我看待這本小書
却有若我的一位嫡子，這或者就是我一種偏愛了。又，更在坊間諸書中
帶點現在，我把我所偏愛着的這個嫡子，再引到諸父老兄弟姊妹的面前來，

希望他可以得到教誨，允許他自由地在祖國裏還能繼續成長起來。

滬版「鴉梟」篇中，有「汪兆銘」三字被打了又叉，現在我仍舊把他示

棄了。

又，「猓獾」篇中，筆者對於前人造字的奇特，已深致詫異，讀者不難觀察。嗣後已知有關國內少數民族名稱的字傍，應一律改爲「立人」，惟恐新字模尚未齊備，而本篇用字倘有不能一一照改之處，則筆者不得不表示着深深的遺憾！

——手稿中。

中國國內戰事時只有一本，而畫一「猓獾」篇於北碚

版本小書外另圖三十一半一頁於上海出版，刪去了蘇聯風情，燈帶從自

蘇聯風情

車鼓

六二

目次

六二

名邦

六三

歸牧

六六

雨日

六八

春蔭

七一

花轎

四四

葉笛

四七

紅樹

五一

珠泉

五五

沙河

五九

牛場	三二
療疫	三六
僕儼	三九
街子	四三
小花	四六
太陽	五〇
鷓鴣	五四
鷓鴣	五八
鸚鵡	六三
傲客	六九
過客	七五
車站	七九

國旗……………八四

畸人……………八八

出世……………九三

風物……………一〇〇

名邦

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某日中午，我從滇越路碧色寨換車，再擠進一列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火車裏去。我呆呆地望着窗外，那個穿黑色衣服的安南婦人，正走來走去賣着一籃香蕉。四圍沒有一個面熟的人，我才想起我在旅途上了。

車開了，一羣人好像裝在玩具箱裏，被個孩子拖着向前古魯古魯滾動。下午三點鐘左右，車忽然在半路上停止了，據說前面那一站民團和盜匪正開着火，有人聽見遠處有很密的槍聲，可是車廂裏很亂，我什麼也沒有發覺。窗外只有一堆一堆的山陵和一叢一叢的樹木。一個鐘頭以後，車進了站台又不動了。車廂裏的人們忽然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大家都向窗外伸頭，我

急隨着轉過臉去，只見人門忽然下一轉，連連的轉，大家都向窗外望，三三個担架，接連地從對面站台上抬到我們這一系列裏來。三張雪白的臉孔，像三張紙舖在担架上。自從進入雲南省境以後，那到處都是絳紅色的土地，曾給了我如何的喜悅與歡快！然而，這一瞥中的現象，却使我禁不住地打了幾個寒噤。（不久以前還活躍着的人們，無辜的被盜匪打死了。）

小火車好像立刻嚴肅了起來再往前進，沿鐵路附近的山頭上，還有荷槍的人在作着異常警戒似的姿態。我的心不禁有點驚悸。車到了建水已經黃昏了，人們都絡繹的下去，剩下的只有幾個不像旅客的人，躺在車裏好像有着什麼任務似的。有人也勸我在這裏歇一宿，說再往西去更不安全，今天劫車的盜匪既沒有成功，說不定還有什麼報復的計劃……

車仍然向西開出了，月光如一片銀粉撒在大地上。向西進，向西進，看不出一點燈火，我只記得沿着一個湖邊走了很久很久，那一條爲月光所鍍亮

丁的潮水，好像正指示我漸漸深入了一個神祕而恐怖的地。

午夜，小火車停在它的終點了，我也到達了我的目的地。微涼的月光照

着我，並且把我的影子第一次映在石屏的土地上。

明天，我聽到起息的鐘聲和號聲，見到一羣一羣可愛的青年男和女。他

們都是那般活潑而健壯，都是從幼就在這裏長大起來的。我感覺到一種新鮮有爲的力量，正在這個腹地裏滋生發育着；有一天，會使這個絳紅色的土地上樹立起無數的器才來。

我欣喜地走進城裏去作第一次的巡禮。整齊的道路，大都是用方石鋪成的。十字路口和大街上有幾座頗爲巍峨的牌坊，雖然有些陳舊了，但他的匠工是異常考究而精細。人家的門頭上，幾乎觸目都是一些匾額：『文魁』、『武舉』，『太史第』，『觀察第』，『經濟科博士』，『父子同科』……那向東朝陽的一道城門樓上還有一塊很大的橫額，寫着四個大字：『文獻名』

邦」。我想到這個不平凡的城，原來就有着她的光榮的台榭了。：「文雅谷」現在，「忝居『爲人患』的我，想起這一番的來行，真可謂粗心的勇敢，大膽的荒謬了！倘使允許我效顰先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話，那麼我自應引據典籍，庶可爲這個名邦流美，而贖我的罪愆於萬一吧！：：：：：

異湖汪洋，名勝甲於屬羣……：：：：：諸峯聳翠，三島涵

石屏萊山蒼翠，異湖汪洋，名勝甲於屬羣……：：：：：諸峯聳翠，三島涵

瀾，異湖九曲之勝，頗稱靈秀。……：：：：：異龍湖潏其東；迤絡河帶其西；

雲台玉几山襟其南；乾陽梅子崗枕於北，山川靈秀，風氣凝聚，滇省稱

最。……：：：：：異龍湖潏其東；迤絡河帶其西；雲台玉几山襟其南；乾陽梅子崗枕於北，山川靈秀，風氣凝聚，滇省稱

最。……：：：：：異龍湖潏其東；迤絡河帶其西；雲台玉几山襟其南；乾陽梅子崗枕於北，山川靈秀，風氣凝聚，滇省稱

最。……：：：：：異龍湖潏其東；迤絡河帶其西；雲台玉几山襟其南；乾陽梅子崗枕於北，山川靈秀，風氣凝聚，滇省稱

最。……：：：：：異龍湖潏其東；迤絡河帶其西；雲台玉几山襟其南；乾陽梅子崗枕於北，山川靈秀，風氣凝聚，滇省稱

田多瘠薄，農夫耕用兩牛，前挽後驅。胼手胝足，終歲勤勞不休。俗尚節儉，急輸將。近者禮讓雖講，革面未能洗心焉。至山寨夷衆，皆

居茅屋土室，語言、服飾、婚喪、飲食猶仍舊習。其英俊者習詩書，

學文章，遊泮者歲不乏人，現有登甲榜者？

雁瀾美談
見石屏州志

讀史一經。

自然，這些引據不足作爲近代人的「旅行指南」讀，同時，我也素來不大贊同由「旅行指南」那類書物中便可以得到一個地方的全貌，觸到那裏的脈搏和氣息的。一雖黃半要譏大，若田間並不隱蔽，差離未上丁小渠，饒鐘

一冊八次續讀六經千，並普一冊小火車隨——每星期讀本半時兩各半。

歸牧

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拉着一個小火車頭——這是我給水牛起的名字！因爲牠的身體比一般黃牛要龐大，在田間並不顯得，等牠走上了小路，對面遇見，就覺得牠格外大，格外重，格外笨，真的像一個小火車頭了。水牛鼻子裏還發出氣咻咻的聲音，同火車頭停下來的那種情景，可算毫無二致。

那麼小的小姑娘，那麼美好的，臉圓圓的小姑娘，她的個子，她的模樣，她的服裝，和這個水牛比照起來，一個在前頭，一個在後面，誰說不像拉着一個小火車頭呢？

那匹水牛，走走歇歇，好像意猶未盡；孩子背轉過來邁着步子走，彷彿田邊草，雖夫耕田兩半，前對對頭。想手頭里，絲毫體察不着。

聽牠的便，很有耐性似的；雖然我曉得這個孩子念家心切，牛却不慌不忙，並不隨隨便便就讓這個小主人牽了回去。

我看見這個女孩子的腕上，有一隻還套着一個人造象牙的小手鐲。她們先是走在我的前面，不久就落在我的後邊了。

我再回頭，她們已經落在蒼茫的暮色裏。

她們不是比熱帶地方的朝廷，坐在象背的錦鞍上，華麗的傘蓋底下的王孫公主們更高貴些，更令人羨慕嗎？

前？

眼文來骨鑲了清漆眼鈴的串，末只戴了一串：「神祇裏的串，最不是最

兩日

雨日

朋友來信說了許多別後的事，末尾加了一句：「你那裏的天，是不是藍的？」

要不是朋友這一問，我倒忘記了我爲什麼來到這麼一個地方了：我有一

雙黑色的大的眼睛，我憧憬着藍色的天，我來到了這裏。

我不會告訴過關心我的友人嗎？我早就應該用幾個字報道：

「這裏的天，是藍的。」

藍色的天，蓋着我；我的夢，也是藍色的。如果再沈靜地、再單純地補

充一句話，我將說：

「在藍天底下夢着我的夢，夢不思蜀了。」

然而，偏偏只有今天，我彷彿醒覺過來；身上多加了一件舊外套，依然有些寒意，佇立在窗下，想默默地尋回了那藍色的天，和藍色的夢。

一個孩子從花區中跑過去了

一個孩子又跟着奔向前去

一個挾着他的布鞋，光着腳

一個把他的童子軍領巾拆散了披在頭上

在一張傘蓋底下，又看見兩個肩抱着肩的孩子，低着頭，慢慢地走着，

像是數着他們的步子，像是談着什麼衷心話，雨隔着窗子，隔着雨聲，我不

能聽見。眼裏對面是朦朧的；暮色雨開始，眼裏不會知道甚麼。

他們的步子踏了我的心。誰望着水汪汪的地面上，一個小釘，一個小

釘，釘着點點的愁惱呢？

我想抓回來那幾個奔跑和行過的孩子們對他們懇訴，並要言明，